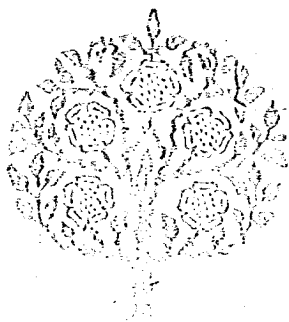


文 學 小 叢 刊

塵 土 集

鄒 荻 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5, 1943

十月的原野

十月的原野，

那風

搖着荒草，

蔓天的荒草呵，

我們挑起擔子奔走，

不敢踏上黃土大道；

信箋是孩子的搖床



283905

主屋子里塵烟飄起啦，

——流浪人的想望。

原野是老了呵，

裂出了龜紋，

追着夕陽，

拖着風塵行李，

向破廟里安身；

原野是遼闊的，

而遼闊的原野掩不着我們底身體，

我們是將磨破足趾，

走向遼闊原野的邊緣。

那兒去呢？

山水間我們多少夥伴

讓仇敵屠殺

我們底原野，我們底家，

難道還去向誰低頭說好話？

十月的原野，

我們壓抑着要吐的憤恨，

躲向荒草，

十月原野的夜呵，

我們細聽着遠村犬吠，

我們燃燒一把荒草的火炬，

舉起了一條鐵臂，

我們發出了怒吼，

撲向北風，
我們要我們底原野，
我們底家。

一九三七年
二月。

江樓

儘在江樓懷故國的弟兄嗎？

你看江邊蘆荻的簾瑟，

是誰品玉笛的時候？

白線的波紋長繫着水鳥的銀翅，

江風駛向了叢林，

從天外送來的是誰的歸帆呀！

江邊是寂寞的，

我愛寂寞，

寂寞的山中曾寂寞地生長過千仞青松，

松針是無數樂鏡，

它奏過江潮澎湃的調子

叫起了滿山的蟄蟲。

夜來了，

江潮緊一陣，又緊一陣，

我朝着一星漁火的岸邊摸索，

倩漁舟載我渡過這長江，

我將折蘆管吹奏故園的曲子，

用淚水潤着歌喉。
低唱着「故國呵……」

一九三七年十月。

死之頌

還讓年輪刻在額上

像一株樹

經幾度風霜

凋零到最後一片枯葉

發出低微的呻吟

頹然而逝嗎？

當乘著青春的枝葉繁盛

開朵血紅的花

給自然留一個永久記憶，

風霜來了

挺起全身的幹脈

葉的掌，葉的爪，抓破寒空。

頹了嗎？

化作磷，也當永照着黑夜的原野。

明年春雷破空

弟兄們從平地舉起烽火

在大地上翻身。

江

渾黃的江水在夏天漲了，

跳躍着萬頃激流，

像一匹載滿了風沙的戰馬

馳騁着

從巴彥喀拉山牧馬的地方

嚼碎纜繩

三峽鎖不住牠底紅鬃

直奔向遼遠的地方。

蒼鷹在頭上嘯叫着，

山谷的野猴偕着溪流嚎鳴，

那纏着藍布頭巾

櫻黑的膀子

櫻黑的臉上

嵌着兩顆亮眼珠的水手，

撐着木筏，

挽篙抵着崖石，

傾斜了腰身？

當着自然的水力搏鬥。

浪花捲過了崖石，

蒼鷹飛下憩息，

浪花捲上了崖石，

蒼鷹又驚惶飛起。

暴雨來了，

兩岸的瀑布叫得更響，

牠掀起了巨浪

伸着鋒利的舌葉

沖打着崖石

迴轉着一圈圈漩渦，

江水叫着，

江水嚷着，

江水發出了狂笑。

奔流過南方的草原，

柳絲抽在牠身上，

汽笛與煙囪

從鐵輪馬達交響處

嘶吼着聲聲

牠又像在風沙中加緊了皮鞭，

遙聞着笳角，

揚起鬚尾

隨天風奔馳而長嘯。

江，

我愛你雄渾有力，

瀉流萬里

隄岸阻不住你的洶洶，

給與兩岸居民以溫暖

幾千年如一日，

而在今天

祖國的命運是太困厄了，

逆着你鱗波逃亡的人羣

也像沖下山崗的洪流；

江，
——

你會聽着，

你會看着，

那些呻吟着的，輾轉着的，

在你底周遭。

江，
——

感謝你給與了我的啓示，

我也將供獻祖國以此些許的力量，

些許的溫暖，

而跨上征馬，

蹄聲掀起灰塵

隨着你滔滔的洪波不息而永馳……

一九三八，六月。

走向北方

穿過了滴綠的樹林
與淡墨水的遠山，
赭石色的大路上，
我們以沉重的腳步
走向北方。

北方是廣闊的，

那些線條模糊的地方

我們走近了，

更想望着

那更遠的

蒙在白雲下

爬上青苔的古城，

以及插上瓦松的黑色的屋脊……

每天，

我們跋涉在

灼熱與塵封的大路上，

砂子與汗水填在耳根。

階在背上的

是濕答答的汗衣，

砂子鑽破了草履呵，

一天天

我們底腳掌磨得更粗礪了，

我們將以粗礪的腳趾

快樂而自由地行走在中國底每一條路上，

吻合着祖先們底足跡。

晚間，

我們投落在

黝黑霉濕的屋子里，

圍着跳躍的燭光，

用生水吞着那走了味的麥餅，

草蓆上我們脫下沾着泥土的鞋，

「記憶」數着大路上的脚印：

哦，那停住了呼吸的農場上底風車，

那懸在木門上的鏽綠的銅鎖，

牠們底主人走了，

只留着黃犬叫着寂寞……

燭火跳躍着，

灼熱的心也隨着燭光跳躍着呀！

祖國呵！

我們爲着爭求您底自由與光明，
灼熱的心無時不是在追逐着遙遠的風沙，
而不辭萬里的行程啦。

燭火以微弱的光

剪破了黑暗，

我們微弱的力量

將也能如一星燎原的火

而遞燃着四萬萬五千萬支燈芯焰嗎？

燭火跳躍着，

我們以紅色的筆

鈞寫着明天的計劃與行程，

在明天呵，

我們更將堅決勇敢地走向北方的北方。

一九三八，七月。

山道上

——寄給母親——

那綿亘的山羣

起伏着波峯，

松林與野草

逐着波流，

我們也是穿走在

青松編成兩壁的山道上。

行李的筐擔是沉重的，

而山道又是漫長漫長呀，

山道——

一條條燥陽所炙紅的古銅礦，

它們底脚跟與腳趾纏成了弓，

把身子

彈向遠方。

爬過了一道嶺子，

山泉所染濕的手巾

晒乾了

又為汗水濕透，

「請給一點水喝。」

向着那處裏我們輕輕問了一聲。

走着，

那封鎖着山道的

多刺的野草與絆馬藤

爲我們踢斷了，

毒蛇穿過了草莽

一片噼噼響，

我們把脚步放得更沉重了，

步聲迴蕩在山野，

驚止了爬蟲底聲息。

走着，

藍深深的喇叭花吹滿了山野，

我們伏着山店子油膩膩的舊方桌

呆望着懸在門上的一串串紅滴滴的辣椒，

口舌是苦澀的，

等待着一盃燙熱的水餃。

山村裏底人烟

在今天也太貧窮而稀少了！

一個老婦冷清清地推着紡車

訴着命運的辛酸；

年輕的男子們

也都堅決地隨着遠征的隊伍走了，
而她呢，

則在漫長的日子裏

睽離了菜油與川鹽的滋味。

遙遠的我底母親，

當也艱困地渡着這苦難的日子，
哦，母親，

您會知道您底孩子

今天是跋涉在萬山叢中

溫暖着無數的母親們底心

熱誠地向着被迫的弟兄握手，

堅強地向着仇敵襲擊，

哦，母親，

在這崎嶇的山道上

我虔誠地祝禱您健康，

虔誠地祝禱世界上的母親們健康，

等到奴隸們得到解放，

孩子們將圍繞着您們嬉笑。

崎嶇而漫長的山道上

中間底孩子們是艱辛地跋涉着，

雖是家鄉的影子一天天遠了，

然而

母親，您一定會知道，

我們談敘的日子也不遠了，

就在這崎嶇而漫長的山道上，

我們是這樣艱辛地在跋涉着呀！

一九三八年九月。

河水

遙遠而憂鬱的

我想起家鄉窗外的河水，

白日與黑夜

不停息的潺潺嘶鳴，

纏過沙灘上荆棘與野花編成的門扉，

向深沉的灰黯的遠天流去，

如同一個失去了媒姆的孩子

拖着淚水向遼闊的原野咽泣；

窗外的天

如同一片灰黯的海，

在天的那邊

隱現着一張白帆，

水手們想還掙扎在水平線，

哦，那些冒着風雨的水手，

是怎樣的他們搖着櫓，

怎樣的他們靠着百尺桅檣

向着如同海洋的天

以及繞着桅檣旋飛的鳥，

發出怎樣遙遠而憂鬱的想望。

梯形的石階

想還伸長着臂膀在淺水上，

你赤脚的水伏呵，

度過多少苦澀的日子

踏着你熟悉的道路

看石縫裏的野草幾度凋謝而又榮滋，

你不會怨憎生活的重擔

壓弓了你的背，

而今天，

村子的烟突都寒冷而衰頹了，

連烏鴉也不盤旋在烟突上，

你除睡覺踏著樹林裏黝黑的路，

還往向村子那邊去嗎！

村子的那邊

也再沒有穿着紅衣裳的村姑向你招手啦，

晚以急了。

浪花捲上沙灘，

從村子裏挑着空擔出來的農夫，

以急促的步子微笑的臉

走下了田坡，

孩子們挑着書包沿着河水溜行；

浪濤振盪着破舊的木船，

那破舊的木船

如同一個失去了圭戶的老年工匠

一任風雨剝蝕着船身

孩子們鄙視的向牠投着磚瓦

黑夜來自河上，

敲着渡河的聲音小了，

清晰的河水聲流向枕旁，

有如蜜友一樣向你耳語。

遙遠而憂鬱的

我想起家鄉窗外的河水，

今夜我在這萬山叢中

種的船環堡上

映着一盞微弱的燭光
想起了你跳躍的河水
今夜，

我知道仇敵的鐵蹄

踐踏在河水的沙灘上，
家鄉的燈火熄了

仇敵闖進了哪一家茅棚

踐踏着我熟悉的人羣，
踐踏着些被踐踏的人羣，

我都在此親近

我盡記起他們的險惡，

記起他們留在我耳膜的語句；

映着燭光

我明亮的眼睛

如河水一樣滾滾的落着晶瑩淚珠了，

家鄉的弟兄們呵，

對着殘缺的地圖

我無時不是在探聽你們的消息，

無時不是在祝禱你們健康

今天我知悉你們已拿起紅纓的戈矛

從荒草裏

向仇敵襲擊了，

遙遠遙遠里

我向無邊遼闊的原野

為你唱着一叛逆者之歌，

家鄉的弟兄們呵，

告訴你們吧，

廣遠的遙遠的你們的弟弟

也正洶湧在這血與火中

堅勇的向仇敵襲擊。

遙遠遙遠里

我思起了家鄉窗外的河水，

河水是一刻不停的潺潺嘶鳴着，

家鄉的弟兄們也是一刻不停的咆嘯着，

離開家鄉遙遠的遙遠的

無數的地方的弟兄們

也是一刻不停的咆嘯着，

河水流向遠方去了，

河水是一刻也不停的洶湧嘶鳴着。

一九三八，十一月。

他們將爲一些受難的人們去鬥爭

—

公路上

一些騾子拖着山炮，

炮兵們用皮鞭抽打着，

騾子的嘴角流着白的泡沫，

隨着鞭子的起落

騾子抑揚着頸項前進。

坐在炮架上的那個粗胖的傢伙，

癱軟了身子，

皮鞭如眼皮一樣繁力的下垂，

馬蹄起落着，

他如同滿意着馬匹的馴服

日月的寒涎拉得他把頭腦向虛空亂點；

而當一些沿着公路生長的樹枝

偶爾擊碰了他底臉龐的時候，

枝條搖動了，

他也半睜着眼睛，

把鞭子沒有節拍地抽響。

的，隨即地轉得遠了，
搖動的枝條回復了平靜，
他鷹皮鞭也就無力下垂。

另一個——坐在胖傢伙之旁的
則訴着天氣的奇特：

「這是鄉間流傳的故事，」他說，
「當燥熱的天氣來到的時候，
旱魃鬼也來擾劫着人間了，

在高高的樹類

他搖着芭蕉扇

穿着血色的短褲

赤裸着胸膛

露出肚臍邊生長的黃毛，

呀，那一幅可怕的面孔，

——青色的臉與硃砂色的眉毛

會使孩子們在夢裏哭叫；

——是他朝拜着太陽，

是他亮開肚皮搖弄着芭蕉扇，

扇子起落着，

火簇沿着扇子的邊緣猛烈地生長，

他還澆着淫汗

張着血盆大口狂笑，

一霎時火燄萬丈，

他更瘋狂地在火燄裏猶笑；

於是火燄烤乾了天空的雨點，

燒焦了田原的禾苗，

人們匍匐在田野上哭嚎，

他更勝利的狂笑。」……

他如此地說着

望着公路旁的一片無垠的稻麥，

以及一些草棉，一些落花生田畝，

他又想起一些家鄉的往事了：

當三月

楊柳飛着白絮的時候，

他冥想地走在麥海中的田埂上

嗚嗚地吹起了麥桿，

如同嘶奏的黑貓一樣

用爪趾抓著鱗形的瓦頁

爬過了冒着炊烟的屋脊，

紫衣女同探桑女都嫵媚地唱起了山歌，

他更熱烈地吹着麥桿的哨子，

頑皮地向少女們唱着山歌，

少女們擺着嘴兒罵了，

他想起麥田裏尚未拔出的草薹，

於是生活如麥穗一樣插在咽喉，

日子又到了夏天，

小茶館子裏一些開天的人

又該搖着扇子

談着村子的一些事體了，

然天氣是如此的炎熱，

那些禾苗不會枯婆地倒在地下呢！

他憂鬱地望着路旁的田隴：

「看哪，這些禾苗已是沉沉地低着頭了。」

二

驢子拖着山炮，

拖着一些炮兵，

有些隊伍已經在當前走得老遠老遠了，

而擡架隊，輜重隊，

則如橛溜的殘滴一樣，
緩慢地浙澤着。

驟子的蹄上

所颳起的灰塵

向後抖落着，

在炮兵們之後的

又有着一列列隊伍

蠕蠕地行進着。

槍刺擊碰着微響，

榴彈殼擊碰着微響，

圓鐵與水壺擊碰着微響，

草履沙沙地踏着塵土……

天氣的悶熱

他們解開了風紀扣

把銅盔移向後腦

急憊地移着步子，

喘着氣

袖子擦着前額的汗水，

步子放得太緊了。

膠筋滿漲着，

一個弟兄在路邊卷着褲腿布，
他背上的什物移動了一下，
又匆促地趕上大隊。

天到了正午

燦陽更無所顧忌地肆虐着，
樹影已不是晨夕那樣拖長，
成爲濃黑的投影

沉重地烙印在原野上，

暑熱征服了一切，

高鳥失去了自己底歌唱，

原野，河流，草木，

則如雕刻一樣死靜，

然而他們鋼鐵上擊着暑熱，

在如同烙鐵的路上

困苦而堅定地前進着。

服毒團的同志們高聲喊着：

「弟兄們，向暑熱進攻啊，

向日本法西斯蒂進攻啊！」

一個弟兄倒在地下了，

滾着，叫着，

嘴角流着滾沫，手爪亂抓着胸口。

「黑痧症，黑痧症，」……

班長惶恐地喊著隊官。

隊官戴著山炮急馳着，

馬子陷落在破亂的板橋上，

砲兵鞭打着，

另一個死勁拉着馬尾，

騾子在嘶叫地掙扎，

挂着紅帶的值日官來了，

殘厲地催促着，

炮兵們更心急得滿頭流汗，

彼此埋怨着，

於是大的隊伍被阻塞了，

些好管閒事的傢伙

走到大隊之旁，

顛着腳趾，眼睛望着前方，

漫無目標地問着

「什麼事情發生了？」

有些則藉着難得的機會，

閉緊眼睛休息。

有些則掬着僅有的銅子

買着油條大餅。

隊伍又向前行進了，

統統地行進着，

汗水在他們身上機械地流着，

突然一個小黑點

從遠遠滾來了，

灰塵如潑浪一樣湧向隊伍。

一個搖紅旗的人在運輸汽車上嘶叫着：

「空襲警報，空襲警報！」

不等待弟兄們一句問話，

汽車已又拖着灰塵的尾巴

在遠方形成了細小的黑點；

於是很快地軍號響了，紅的軍旗捲起了，

公路如磁鐵石一樣，

弟兄們鐵屑般的形成磁力線

向四野的礮場閃開，

在麥田裏，田溝裏，弟兄們掩蔽了身子，

一些山炮，車輛則掩藏在樹蔭之下；

在攻丘上

高射炮架起了，

炮手們在鋼盔同炮身上偽裝着樹葉，

眼睛如探照燈一樣

閃照在一片晴空。

三

現在大的隊伍是轉進山叢去了，

這是萬里的荒山呵，

這里生長着許多不知名的花草，

許多猓貓的古樹，

許多可怕的山石，

這是萬里的荒山呵，

長遠的日子

爲寂寞與荒草封鎖着，

人們沒有牠的懷戀與記憶，

縱使一些腳伙們

曾在松蔭的下面

打着火石抽着旱烟

留戀一下石塊的清涼，

而當松風來了的時候，

脚伙們又匆促地行走在懸崖的山道上，

旅客則側坐在驢背上

不管懸崖下的山澗與谷風淒清的嗚咽
緘默而機械地踏上漫長的旅途。

這是多年的荒山呵，

然而就在這荒山里面，

曾經有過許多爲生活所迫促的人

出沒在這荒山叢里

演着豪傑們的行徑，

也許就是這樣暑熱的天氣吧，

禾苗都枯焦了，

水車已如空了的腸肚一樣

不能再吐出一滴水泥，

而地主們則撐着陽傘，

「今年的稻子怎麼不好呢？」

租稅還是十足地壓在勞農底頭上；

於是他們憤恨地摘下了農奴的草帽，

用生活的手爪抓破了恥辱的債簿，

逃向荒山叢裏……

也就在這樣暑熱的天氣，

一羣勞苦的漢子，

肩着奸商與惡吏底財物，

跋涉在崎嶇的山道上，

暑熱而負重道遠

已使他們萬分疲倦。

而「奴隸總管」則騎在馬上

揮着鞭子

抽打在漢子們烤紅的頭額上，

「走，走，

趕過這惡森森的樹林」……

這時候一個赤臂的漢子

搖着酒擔，搖着鈴鐺，

唱着歌從松林內轉過來了，

「此山是我開，

此樹是我栽，」……

……

於是「奴隸總管」爲麻藥酒醉倒了，
僑傑們擄去奸商與惡吏的贓品，
救濟着勞苦大眾。

今天我們保衛祖國的弟兄們，

是行進在這萬山叢裏，

今天暑熱封鎖着山谷，

松蔭與雲蓋在頂上，

如銅爐一樣，弟兄們搖着火紅的頭顱

汗水在不停地流淌，

「保衛我們底荒山呀，保衛我們底森林呀，
不讓讓侵略者闖進來。」

四

天色晚了，

山巒顫踏而崎嶇，

鷓鴣在晚空飛鳴，

手推車則吱吱噠噠地

響着山道來了，

一輛輛如拖泥的蝸牛一樣

拉着冗長的車轡。

輾轉在陰鬱的土地上。

車上一個癩了的小孩啼哭着，

老年的祖母則持着竹杖

匆忙地移着瘦小的足趾

尾隨在手推車之後，

看啦，

那車上堆着好多的傢具，

一些生滿了綠苔的水桶，

一些紅漆脫落了的木箱，

一些破舊的棉被，

一些褪色的襪衣……

懸在車頭的雄鷄

喔喔地司辰了。

慣常地孩子喊着飢餓，

但晚餐呢？

來自戰區的難民們則向着大隊喃喃地訴苦，

他們說，在恐怖的夜裏

他們從死屍堆裏脫逃出竄，

他們看見漫天的火光中

燦照着萬馬奔騰，

於是仇敵們闖進了村子，

擄掠着村間的婦女，

女子們披散下頭髮在悲慘地掙扎，
戰車則瘋狂鏢駭地歡笑；

滾滾着，焚燒着，滾淫着，
眼際只是羣鬼在舞蹈，

饑餓許多許多的農家子

爲了保衛金貴的穀穗，

會起了春田的鋤犁，

向侵略者英勇地鬥爭；

隨着金貴的穀穗他們倒下了，

最後他們睜着自己底稻稈，

又掙扎起來。

掙紅了眼睛，

創口的血如噴泉一樣射流着；

稻梗倒下了呵，

香稻米會養活了他們，

稻梗更編成了草履

涉走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今天什麼都完了，

稻草棚被燒燬了，

牛欄被摧殘了，

大地已不復爲他們所懷戀，

他們狂嘯了一聲，

又倒埋在自己悠長的日子裏所耕耘的土地裏。

在難民們涎沫如流水湧出的語言中，
有些弟兄聽到了家人的噩耗，
於是悲憤耕耘了臟腑，
復仇的決心更欣欣起滋長。

天色黃昏了，

山谷是一片黑，

已經沒有了水車的聲音，

已經沒有了牧童山歌對答的聲音，

山道太崎嶇了，

樹根又嚼成泥，

鷓鴣伏在松枝上哭泣，

遠山中只野豬在草林裏滾響，

今夜呵，

手推車吱吱唧唧地轉向哪兒去了！

五

月亮遲遲地升起，

山上的松蔭

如一道黑烟繞着屋脊卷舒，

手電筒在松蔭裏閃照着，

一後面的

當心腳呵，

又鬆落鞋子了，」

「單行走，單行走，

別擠得這麼緊，

水坑，水坑！」

手電筒在山上山下閃照着，

大隊如一條亮的爬蟲

蠕蠕地行動，

個個蟲聲叫得更繁噪了，

泥紋在臉上叮了一針，

「戩兵，注意樹幹上粉筆畫的前進箭頭呀，

看三十五團轉向了哪裏！」

大隊如雨脚一樣踏在高低的山嶺上，
手電閃照着，

隱隱地他們已聽到那炮彈震撼大地的聲音
如一串般雷在遠方抖響，

「離火線還有多遠？」

一個小伙子心急地問着。

途遠的村子的燈火如失眠人一樣睜着眼睛，

大隊朝着燈光與犬吠的地方前進，

現在大的隊伍在村子裏住下了，

空襲娘在各處照料，

一個男人從廚房提出一桶燙熱的水，

「老總們喝開水囉，

涼水在廚房的有。」

於是在一條窄小的街上，

在一些矮矮的屋子裏，

穿着綠色軍服的弟兄們

忙亂地走着，

「老頭子來一盒『單刀牌』香烟嘛，」

「廁所在那兒？」……

大炮車輛都安置到屋角了，

幾個走跛了腿的弟兄

詢問着「迫擊炮連」的地址，

搬着子彈箱的炮兵，闖下了屋檐的蜂箱；

蜜蜂如爆炸了的彈屑一樣四方飛散着，

老闆娘抱着蜂箱，喊着蜂王，

一個弟兄被蜂箭射着了……

馬匹都繫到了禾場上，

馬伕們用板刀切着稻草，

木盆代替了馬槽；

炊事兵正煮着大鍋飯，

嘴裏咒罵着生枝的難爐，

炊烟暈紅了他們底眼睛；

月亮照着村莊，

一個馬伕牽着馬匹緩慢地

走向村邊的池塘去了，

號聲如潺潺的溪流一樣從山頂落下。

月亮照着農家的牛欄，

照着一片樹林，

水稻搖擺着穀穗，

溪流如銀笛一樣鳴響，

現在炎熱已經散了。

村莊和平而靜穆，

農家都已入寐了，

月亮從破碎的窗子射進，

照着一些農具，

照着農夫們安詳的臉龐，

明天，他們仍將以粗糙的手

在自己底田地裏耕作。

月亮照着村莊，

士兵們也已入寐了，

他們枕着槍枝，

騎在清涼的石塔上，
哨兵則叫着一口令，
「步子敲着黑夜的邊長。」

現在弟兄們都已入寐了，
月亮照著他們微笑的臉，
風拂著他們；

就在明天呵

他們將爲一些受難的人們去鬥爭。

一九三九年，五月。

文 學 小 叢 書

第 二 集

塵 土 集

實價 國幣一元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 初版

中華民國卅一年一月 桂一版

著 者 鄒 狄 帆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桂林東江路麗隆街卅二號之六

印 刷 者 桂 林 國 光 印 刷 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582
20244

省圖書館
證字第〇〇五三號



1000元

1.00

[Handwritten signature]

[Handwritten signature]